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評文全本

〇〇〇

李承宏

晴果晴憲陽涉旬守禮曰卽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  
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  
閉宮中十餘年每歲被勅杖數頓見瘢痕甚厚欲雨臣  
脊上卽沈悶欲晴卽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  
霑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子承  
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祕書員外監又爲宗正卿同  
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輦幸陝蕃渾之眾入  
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于可封霍瓌等爲  
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眾入城送承  
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

李氏家

舊唐書卷八十一

更令同正員嗣邠王承宗至德二載封爲燉煌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迴紇和親。因納其女爲妃。冊爲毗佐公主。迴紇著勳。承宗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空。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紺。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奏請寧薛王男並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

中宗四男。韋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宮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燉皇帝重茂。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

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爲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爲永淳。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歷初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邵王。大足元年，爲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旣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卽位，追贈皇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爲公主，令備禮改葬，仍號其墓爲陵焉。

李重福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歷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厯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爲韋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轉均州司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重福不得歸京師，尤深鬱怏。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萬物霑愷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輕重，咸赦除之。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分之道固

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  
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  
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  
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  
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  
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  
史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嘗通  
交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  
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繫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  
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

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任隆刺舉。冀其悛改。以怙恩榮。而詐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卽私出均州。詐乘驛騎。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惻于懷。昔劉長旣歿。楚英遂殯。以禮收葬。抑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曆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中。累授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衛大將軍。兼遙授揚州大都督。二年秋。立爲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

李重俊

舊唐書卷八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七

裴炎

劉禕之

魏立同

李昭德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爲濮州司倉參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爲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

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卽位。未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中宗旣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又欲與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曰。汝若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太后

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禪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旣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禪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禪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勅示禪之。禪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則天大怒。以爲拒撋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禪之旣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禪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宥。竊賀之。禪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已。皇帝上

表徒使速吾禍也。禪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禪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卽位，以禪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

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弘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玄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爲耐久明。而與酷吏周興不協。永昌初爲周興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開元中爲潁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

時有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  
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  
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  
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  
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  
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  
協。竟爲遂良所構。永徽初。繼受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  
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旣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  
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爲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

舊唐書卷八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八

韋思謙子承慶  
嗣立

陸元方子象先

蘇瓌子頤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陽。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

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思謙爲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累遷右司郎中永淳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

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禪非常之罪，卽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辯縱橫，音旨明暢。高宗深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荅曰：鵠鴟鷹鶻，豈眾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爲司屬卿。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

姑息爲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二年，代蘇良嗣爲納言。三年，上表告老，請致仕。許之。仍加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卒於家，贈幽州都督。二子承慶、嗣立。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叅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戶奴等款狎。承慶上書諫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叡之姿，岳峙泉渟，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